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7.1.009

时殷弘:“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世界和中国的含义”,《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期,第98-100页。

SHI Yinhong, "The Implication of Trump E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and the World", *Pacific Journal*, Vol.25, No.1, 2017, pp. 98-100.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世界和中国的含义

时殷弘¹

(1.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7)01-0098-03

关于赢得美国总统竞选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至少有一点非常重要的特征显著昭彰:他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开始,到赢得白宫总统宝座,甚或直至当今,从未对美国的宪政民主制显现过真诚的尊敬,从未对以颇大程度上的社会取向多元化和宽容为特征的当代美国传统主流价值观做出过真诚的呼应,也从未对比较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贸体制乃至更广泛的全球国际和跨国合作表示过真诚的赞许。不仅如此,严格地说,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如此,他才赢得了总统竞选,主要靠的是以与所有这些相悖的放纵、偏狭和排外,去迎合、煽惑和聚合美国“白人草根”。他的当选,对世界来说预兆不祥。

事实上,在特朗普胜选以前,人们就可以相当强烈地感觉到某种意义上的“变天”趋向:全球政治文化正在颇为显著甚至急剧地发生朝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方向的变更。美国特朗普—桑德斯(Bernie Sanders)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潮流的强劲凸显,宪政民主体制在美国许多“白人草根”选民那里遭遇的相当广泛的心理动摇甚或

信念瓦解,英国经全民公投产生的令人意外的脱欧决定,比冷战后头二十年远为广泛和频发的经济保护主义,欧洲国家愈益高涨的反穆斯林移民潮舆论和欧洲极右翼运动的更大的势头等等,都表现出了这一趋向。不仅如此,俄罗斯普京(Vladimir Putin)咄咄逼人但颇得国内民心的、与西方在战略和军事上的激烈对抗态势,土耳其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政权的民粹主义的伊斯兰化举措和急剧集权趋势,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的法外反毒、对美攻击、连爆粗口和所有这些至今在菲律宾国内草根民众那里得到的喝彩,在台湾地区导致台独政党经普选大胜而执政的大众政治大变动,在香港地区严重作乱的“黄伞”/港独逆流,甚或中国本身的部分显要舆论等等,都显示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的风行倾向。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表明,世人自冷战结束前后至今大部分时间里大致一直熟悉的世界面临严重危险。什么是这熟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着世界绝大多数重要国家以其基本政策

收稿日期:2016-12-28;修订日期:2017-01-08。

作者简介:时殷弘(1951—),男,江苏常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赞护的愈益增进的全球化,还有这愈益增进的全球化在世界各处粗略而言大致比较有益的经济效应甚或社会效应;在这个世界里,很广泛地存在着相信上述这两点的意识形态信念,或者说有着占显著优势的全球开明政治文化;在这个世界里,不仅中国怀抱主要出自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的自信,而且各发达国家也怀抱自信,那特别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前相当充分;在这个世界里,大国之间的关系大体而言相对稳定,而且比较互容和协调;在这个世界里,从战略心理和军事态势上说,美国不那么神经质,中国不那么激进,俄罗斯不那么不顾一切,日本不那么“修正主义”。

现在,所有这些都已改变了,或者正在显著地改变!换句话说,世人自冷战结束前后至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熟悉的世界已经大致结束,或者至少正在结束。对于中国来说,一个在显著变弱和失序中的美国和西方必然给出非同小可的战略和外交机会,但同时将会在中国自身就经济和金融而言相对为难的时候相当严重地加剧这困难;还有,美国和西方变弱和失序很可能使得中国就中长期而言在对外战略政策上更加大为发力,大作进取,在战略审慎近年来已经显著减少的时候。较具体地说,特朗普的战略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可能会给中国提供一些可以利用的机会(尽管这机会大概将比中国不久前那么多人预料的小,甚或小得多,并且可能包含上面提示的风险),但是这与他对中美经济金融关系会造成的伤害造成相比是第二位的,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首要挑战就在经济金融方面,而中美经济金融关系对中国经济金融意义重大。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考虑到下述可能性,那么中国可能因为特朗普执掌白宫而受损的预测就变得更加有理:他向美国人许诺的“美国第一”国内经济政策,包括大规模减税、松弛金融和商业管制、用美国资本和劳力大建美国基础设施、阻抑美资外流,连同联邦储备署适才开始的、必定大为吸引外资流入美国和令美元坚挺的陆续加息,^①有可能到头来将美国经济促进或重新振兴到一个地步,那使美国在“原始实力”(raw

strength)方面“重新伟大”起来,同时使中国在颇大程度上不再享有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就经济增长而言的最领先地位,那是中国的国际权势的一大基础,中国的全球影响的迄今首要源泉。最后,甚至在战略和军事领域,中国也有可能迟早发现特朗普——一名虽不正常和有孤立主义倾向的共和党人——会像那些尚武好斗、信仰“原始实力”的共和党人那般行事,那般对待美国的防务预算、美国的世界军事优势和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甚至比这样的共和党人更“底线思维”似地大胆和冒险性地逼近甚或触碰中国的底线。

蓄意逼近和触碰中国的底线!正如《华盛顿邮报》经密集和较深入的调查于2016年12月4日发文披露的,特朗普与蔡英文12月2日的通话首要出自特朗普外交/安全核心团队的长时间精心策划,加上策划完毕后特朗普的首肯。“这次历史性的通话——美国领导人与台湾领导人之间自1979年以来的首次——是特朗普的顾问们中间关于与台湾接触的新战略的几个月悄然准备和谋划的产物,那甚至在他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以前即已开始。”这次通话“是一项蓄意的挑衅行动,着力显示即将上台的总统背离往昔”。^②12月11日,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的电视采访时,特朗普更公然声称“我不懂为什么我们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束缚”。这至少如《纽约时报》所说,表明“他认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的中心基础——人们所称的‘一个中国’政策——已到了该被重新审视的时候。”^③

无论如何,世界政治经济和政治文化急剧的变更趋向虽然给中国提供了某些战略机会和外交机会,但如前所述,它给中国增添的困难、压力

^① “在美国的更高的利息可以使中国更难处理它的爆发性增长的债务,随着亚洲巨人为维持增长而愈益依赖借贷款——与此同时力图阻止资本逃往更有收获的美洲彼岸”和耗巨资支撑贬值中的人民币。特德·坎普:“明年美国加息可以令中国遭遇大麻烦”,CNBC,2016年12月15日,<https://www.yahoo.com/finance/news/those-higher-interest-rates-us-123639383.html>。

^② Anne Gearan, Philip Rucker and Simon Denyer, “Trump’s Taiwan Phone Was Long Planned, Say People Who Were Involved,”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4, 2016.

^③ Jane Perlez, “If Donald Trump Pushes on Taiwan, How China Could Push Back,”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2016.

和伤害是第一位的,其影响很可能很深远,很关键。无论如何,在目前世界大局势复杂能动、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中国在战略实践中除了坚决阻止和回击对中国核心利益的重要伤害外,首先要“保底”,在“保底”的前提下审慎地积极进取,无论在“战略军事”还是在“战略经济”方面都须如此。“保底”,就是参照中国悠久政治主流传统中的“战略保守主义”,集中致力于中国自身的稳定、繁荣和进步。我们面前的特别关键的战略问

题,在于能否真正明白“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鉴于中国当前的总体经济和金融形势,国内的稳增长、调结构和深化改革应该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近乎压倒性的战略重心。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和西方的失序可以鼓励中国在国外更加大力积极进取,但也增大了中国过度伸展的可能和风险。

编辑 李 亚

海洋小知识

有害藻华

有害藻华(Harmful Algal Blooms, HABs)是由微藻或大型藻类快速增殖或聚集而引发的一种生态灾害。海洋中常见的有害藻华主要有由微藻引发的赤潮、褐潮,由大型绿藻形成的绿潮等。由于引发藻类的种类和数量不同,海水呈现红、黄、绿等不同颜色。有害藻华是一种复杂的生态异常现象,是原本就存在的自然现象还是人为污染造成的,至今尚无定论。但通常与海水富营养化,水文、气象和海水理化因子等密切相关。形成有害藻华的藻类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如产生毒素、损伤海洋生物鳃组织、改变水体理化环境等危害海洋生物的生存或使生物染毒,从而危及海水养殖、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有关有害藻华的治理仍是目前国际上的难题。



图为2014年11月24日粤西沿岸海陵岛近岸海域发生的一次赤潮事件(《海洋学报》英文版34卷1期)